

日月经天,江河行地,生活如此丰富,作家应当是杂家。

字韵歌风

《读者》是一本最符合杂志风格的书,除了世态百相、为人处世、婚恋家庭,还有精彩文选和社会杂谈。一句话,除了色情和暴力的内容,其他内容你想看什么,基本上都拥有;当然不是期期都包罗万象,而是这一期没有下一期有。

在我三十几岁如痴如醉追求文学的日子,大量阅读文学书籍,也读了不少包括《读者》在内的杂书。曾有若干文学前辈、评论家和好心人无数次明确警告我:不要看《读者》,《读者》不是文学。

随着写作日深,时间更迭,创作的自信和阅读的自信似有增加,我却越来越喜欢《读者》,喜欢就喜欢这份杂志的“杂”。

还有一份叫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杂志,全年52期,开篇总是以图说事,正文从热点新闻、社会经济、消费理财、文化习俗,到考古发现、科技前端、国际时事透析,“笼天地于形内,挫万物于笔端”。其先见和预判的准确度,已被无数事实证明。最近看到一则微信总结该刊过去的优秀,举了两个例子。一个是2003年受非典影响,许多人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抱悲观态度,认为中国经济可能走下坡路,进入低谷。但这份杂志却坚定地告诉它的读者:中国经济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夜。有很多人没有读到这份杂志,有很多读过且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不相信,但也有不少人相信了,抓住机遇,一举奠定其一生的辉煌产业。第二个是2007年全国经济一片大好的时候,这份杂志却提醒大家谨防“泡沫经济”,相信

兼得斋夜话

有意义的人生,不会是人代为规划与赠予的结果,只有靠自己去思考、选择、探索、实践与争取。

在宁静中进取

□杨譔

早在三四年前,我就有这样一念头:60岁左右,写一本类似谈艺录这样的书,办一个个展。认真总结,再谋将来。

2024年8月10日,我的个展和新书首发式在南通日报社举行。8月12日下午,送两个远道而来的朋友去火车站,时风雨大作。回家后即小睡,醒来时脑子里淡出以下几个词:坚持、净言、跨界、余暇、宁静。

我开始学书至今已有40个年头,中途“抛荒”过四五年。与我同时起步书者中有才者不少,后来有的因被他事分占了精力而时时断续;有的因境遇过顺而醉心于世俗之欢;有的因坎坷困顿而放弃了早年的追求;也有的因迟迟不见理想的硕果而罢笔收摊。古人说读书做学问犹如掘井,宜专注一处,见水方罢。如果说我今天小有收益,主要是得益于“坚持”二字。

40年前我向往艺术的大海,至今仍跋涉不止。途中困惑甚多,幸得数位恩师提点,少走了不少弯路,如果没有这些“外因”的加持,凭我一己之力,即使再面壁10年,未必能有开窍之日。

求学过程,交流必不可少,能发净言者方为真友,净友的话直率无忌,可能逆耳,然有益于己。但净友之言不必照单全收,更不必迅即履行,宜细加分析,结合自身体察,择适者而从之,遇不适或未必需确者则用于警醒自己。

开幕式上,市文联张华主席的“跨界”一说引起了广泛共鸣。任何一种艺术,都不可能孤立地发生、发展和成立的,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、融合后的结果。法不孤起,仗境方生,何况一艺之成?艺术家的跨界,实际是更为广泛的涉猎,是更为深广的筑基和更为坚实的垒土,是打破不同艺术间的界限、寻找更多孕育新样式的可能。书法艺术展示的如果仅仅是写字的技巧,势必会由单调而最终走向积弱僵化。艺术只有进入社会文化的大疆域,才会海阔天空。8月11日上午,又与十月书会的七位成员在市图书馆参加“与书法家面对面”活动,我惊讶地发现,那七位同仁,竟然都是跨界之人。

学生时代,老师常对我们说:“时间犹如海绵里的水,你挤它就有。”一个人工作再忙,总会有点余暇,余暇如何度过?是东游西荡还是开卷获益?是否无聊赖还是定下心来从点滴做起?选择不同,10年、20年后的人生状况也会不同。有意义的人生,不会是人代为规划与赠予的结果,只有靠自己去思考、选择、探索、实践与争取。

偏向于文化、艺术、科学的人生,应该是一个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宁静状态的人生。在宁静中不断进取!

的人最终就躲过了2008年爆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。我则从这份杂志明白当下年轻人不婚、不育的深刻原因。我还从这份杂志上的文章获得启发,想到未来养老事业和对护眼周边产品的开发,是未来数十年的朝阳产业。这些对一个写作者的创作也许不能构成直接的推动和促进作用,却让一个写作者更加清楚地感知社会的真实情况。相当于借我一双慧眼,把这纷扰世界看得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、真真切切。

谁规定从事文学的人就只能读文学书籍,就只能读经典名著呢?

提出从事文学只能读文学书籍的人,大体上基于两种原因,一种,是真不懂文学,以为养猪就得满脑子是猪,做厨师就得满脑子是油盐酱醋;第二种,是真不懂创作,一个优秀的作家,不能只看文学书籍,不能只懂文学,眼睛单单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,胸中无丘壑、眼中无世界,所写 的故事,不在屋檐底下就在办公室里,没有人间烟火、没有人情世故、没有人生旷野、没有峰峦叠嶂,更别奢谈什么思想深度、精神高度了。

鲁迅文学院的课堂不仅有文学,还有天文、地理、自然、音乐舞蹈等课程,更有国际关系、危机应对和军事等课程,除了能够开阔视野、增长见识,还能够加配一只感知世界、观察世界的“眼睛”,为全新的创作,提供了可能。

日月经天,江河行地,生活如此丰富,作家应当是杂家。读杂书,是成为杂家的重要途径。读书破万卷,万卷不该全是文学书籍。自己就是搞文学的,文学书籍的占比应少一点。通过读杂书,天文地理、格物致知,啥都懂点,写起来才会得心应手,信手拈来,一挥而就。懂一点木匠学问,你写的木匠更像木匠;懂一点做豆腐的学问,你的主人公在做豆腐的时候,就不会像在

拓砖坯。你一辈子不会杀人,甚至杀鸡都没干过,可要是懂一点解剖知识,你就不至于巴巴地“一刀捅进去”,或者再文气一点“红刀子进去,白刀子出来”,而是能看见汗毛、真皮、血液、油脂还有声音等等。立体的、具有现场感的文字,才能将读者俘获,读者才能身不由己地把自己带入文字之中。

曹雪芹如果不是杂家,他不可能写出“百科全书式”的《红楼梦》;肖洛霍夫如果不是杂家,他《静静的顿河》里的葛利高里就不会那样丰富复杂,小说也不会成为史诗般的伟大作品。就是在文学史上声名并不显赫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《老残游记》,其作者刘鹗,在水利、金石研究,还有天文、音律、数学、哲学、医学等上等,都有所成就。除了写《老残游记》,他还写有《诂河五说》《三省黄河全图》和《历代黄河变迁图考》,再加上算学著作《弧角三术》和《勾股天元草》等等,活脱脱就是一个水利专家。史载,刘鹗在治理黄河时,采用束水刷沙法,筑堤控制水势,再以水攻沙,直冲河底,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

为了创作《平凡的世界》,路遥翻阅了十年的《人民日报》《参考消息》等各种报纸,并亲自到煤矿等地体验生活;莫言如果没有读过关于古代残酷刑罚的书,不可能写出让人不寒而栗的《檀香刑》;毕飞宇如果对盲人按摩行当不熟悉,也写不好《推拿》。

时下,不少非文科的作家在文坛上大放异彩,比如身份为工程师的刘慈欣、理工大学毕业的诗人黄梵、医科大学毕业的小说家冯唐等等。这跟他们所学专业相对于文学属于“杂学”、经常“跳出文学看文学”的杂,不无关系。

有一小说家,20多岁得人指点,学过《麻衣神相》,此后20多年,悉心比对书本

知识与身边诸多等人的命运轨迹,到40多岁的时候,一桌子陌生人吃饭,他一眼扫过,便知道每个人的大体情状。别以为他学《麻衣神相》是为打卦算命,用他的话说:“我要是一眼扫过去,还不知道对面这人八九分情状,我还写什么小说啊?”从面部表情而直抵内心,并兼及人生经历和生存状态,难怪他的小说与众不同。相面大多归于玄虚,如果不装神弄鬼,单从阅读人的面貌,推断人物的内心还是颇有道理的。常言道相由心生,一个刻薄易怒的人,绝对不会像庙里的弥勒那样,整天笑脸盈盈。

汪曾祺先生曾说,他看的杂书比文学作品和评论多得多。他认为作家读杂书有许多好处,第一是很好的休息,看一本杂书比打扑克舒服得多;第二增长见识;第三是学习语言,以便于将来融入自己笔端;第四是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和散文的道理。他老先生的小说,多少人穷其一生模仿学习,却没有一人超过。其原因之一,也许是杂书读得不及老先生多。

近年来读小说,常常发现一些专业作家的作品犯一些常识性错误。比如写一个政府机关的正式人员觉得记者很牛,想尽一切办法调到报社做了一名普通记者;一个女教师被某个领导宠幸之后不久即调入交通局任副局长。这两个常识性错误都非常初级,一方面说明这些专业作家跟社会脱节脱得太远;另一方面也多半是因为从来 不读杂书的缘故,不了解目前体制下公务员与事业人员身份的互不兼容性,更不了解干部任用的基本环节。一个领导再荒唐再霸道,也不可能连一点障眼法都不用。

文学的魅力,常在文字之外。只有“杂”,方能见广博;拥有广博的知识,思维和文笔才会丰富;有了丰富广博的思维和文笔,眼前才会出现富饶而广袤无垠的原野。



英仙座流星雨 CIF供图

闻过则喜,知错即改,是真智慧、真聪明。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,是绝不会害怕批评,而是敢于开展批评的。

勤攻己阙 善待批评

□凌云

会有新的特色和追求。然而,作为一种官德、一种文化现象,勤攻己阙、善待批评的做法,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。这是因为“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”,任何人都 会犯错误,即使圣人也不例外。犯错误不要紧,重要的是要改正错误。改正错误有两个途径,一是别人发现,听取别人的批评;二是自我发现,进行自我批评。

毛泽东同志曾以房子和人脸为喻体,生动形象地论证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:“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,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;脸是应该经常洗的,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。我们同志的思想,我们党的工作,也会沾染灰尘的,也应该打扫和洗涤。”习近平同志也在多个场合强调,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,不断强化“批评使人进步”的观念,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“防身治病”的武器多用、常用、够用、用好,使之成为一种习惯、一种自觉、一种责任。

然而,当下有的党员干部自我批评可以,面对别人的批评就承受不了。究其原因,是对待自身的缺点缺乏科学的态度。俗话说“人在事中迷,就怕没人提”“旁观者清”,有些缺点自己往往是“不觉得”,就像有污点自己看不到一样,叫作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认识到这一点,乐于请人挑毛病、提意见,才是一种健全的心态。

请别人来批评自身的缺点、揭发自身的错误,犹如请医生诊断病疾一样,是为

了自己的健康,“一个人发了阑胃炎,医生把阑尾割了,这个人就救出来了”。讳疾忌医,小病不医,大病就难治了。要知道,每一个人都会有错,但只有愚者才会执迷不悟,拒绝别人的批评、善意的帮助。

陈毅同志有诗云:“难得是诤友,当面敢批评。”直言不讳的批评,是对同志的最大爱护,是友爱的表示。虚情假意的恭维倒是值得警惕的。正如谚语所说:爱听批评的人弯路少,爱听恭维的人跌跤多。所以,一个聪明的人千万别讨厌批评,因为它是你忠实的门警,假如把它一脚踢开,你的一切将会被错误湮尽。

上海解放初期,陈毅担任市长时,有个秘书总对他说:“你的决策太英明了!”“你的批示太正确了!”陈毅总听到这些恭维的话,便决定换掉秘书。他认为秘书恭维自己虽非有意加害,但一个人若听不到不同意见,难免要犯错误。后来,陈毅对 新秘书提出的第一个要求,就是要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。

“反听之谓聪,内视之谓明,自胜之谓强”——善于借助别人的听觉来听、别人的视觉来看,才是真正的聪明,能自己战胜自己,才是真正的强大。勤攻己阙、善待批评、闻过则喜、知错即改,是真智慧、真聪明。因为一个人生来聪明是不可能的,始终把自己摆在一贯正确的地位,也不正确,甚至可能是一贯不正确。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,是绝不会害怕批评,而是敢于开展批评的。

坐看苍台



通过描述炸牡蛎,个人与炸牡蛎的关系以及距离感得以体现,说到底,描述炸牡蛎,也就是在描述自己。

煎文蛤饼和自我介绍

□江徐

村上春树在书中写过这样一件趣事:读者发邮件向他请教如何在求职考试中完成四页纸的自我介绍?他认为这有点困难,而且没有意义。如果非要做这件事,不妨试着描述炸牡蛎。通过描述炸牡蛎,个人与炸牡蛎的关系以及距离感得以体现,说到底,描述炸牡蛎,也就是在描述自己。他还不至于幽默地提醒对方,不必非得描述炸牡蛎,描述炸肉饼、炸虾丸,乃至丰田卡罗拉汽车、青山大街、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都是可以的,根据个人喜好啦。

想起这份“炸牡蛎理论”时,我正站在灶台前煎文蛤饼呢。第一次干这种活,带着几分新鲜劲,也试图通过描述煎文蛤饼来描述自己。聪明如你,读完以下文字,兴许就了解了一部分的我。

起锅,倒油,油热,用汤勺舀上事先准备好的面糊糊往热油里一滋。一勺糊,一块饼,四块一批。不能忘了撒葱花,我觉得用剪刀剪葱花比较顺手,那就用剪刀好了——没人规定必须用菜刀切葱吧?如果家人站在旁边指导,必然要指出这里不对、那样不行,还少不了一句——怎么能用剪刀剪葱花呢。失败乃成功之母,经验便是成功之父。我很高兴看到自己手下诞生几块不像样的文蛤饼。“有各式各样的生活,有各式各样的作家,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。”萧红真是了不起,能够在程式与主流化的创作氛围下说出这样的话,写出《呼兰河传》这样的小 说。人也萧红,文也萧红。

凡事都讲究火候,煎文蛤饼也不例外。火太大,油太烫,饼就会焦。这是常识,可操作起来你未必就能拿捏得当。《随园食单》中有一辑须知单,其中一条是火候须知。“熟物之法,最重火候”,什么食材该用什么火、文武火在时间秩序中如何调配,袁枚一一道来,最后还将处世之道融于掌勺之法:“儒家以无过、不及为中。司厨者,能知火候而谨伺之,则几于道矣。”在这本书里,袁枚没有提到煎文蛤饼该怎么用火,反正我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调用最小火,慢慢煎着。一朵小小的蓝莲花,搁在黑色苍穹下,微风拂过,花瓣一漾。我站在花前,静静守候。三分油,孵四块饼,“突滋突滋”,想起陆放翁的一句诗:“紫回水抱中和气,平远山如蕴藉人。”心里蓄着紫回水,也想着蕴藉人,煎文蛤饼的过程中期待一个人的消息。确切说,是期待消息营造的心境和感觉。饼,慢慢地煎;心,悠悠地熬。小小的蓝色火苗、小小的浅紫的忧郁,橙红的怨嗔、银灰的闲愁,也没忘记观照己心。事情让人烦恼,观照心境却有兴味。比如牙疼时,启动强力意志,观照牙痛时候的感觉。尽量丝丝入扣地观照的不是牙痛本身,而是牙痛这件事引起的感受,一经观照,感受就与你脱离。

对情感的依赖、索取、不得满足而产生的忧郁,多么可笑,却依然像贪恋糖果的孩子,要不到,就差躺地上撒泼打滚求抱抱。自小到大从不向亲人索取拥抱,肌肤的接触似乎也会带来不自在的感觉。“她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三十多,有时候又像十三。”读张爱玲的《小团圆》,当即被这一语言的闪电击中。小说中的她,只在特定时期、特定的某个面前做回小孩,任情欲宣泄,以至于像逢场作戏。无法看透别人生活的真相和全部内容,却始终坚信,花好月圆之后亦有阴影阴霾。

需要不断提醒内心的小孩,请学会尊重别人的自由和自己的情感。任何时候,不要忘记站到对方立场想事情,这样做,不只是为了理解、包容别人,更是为了让自己从情绪的泥潭中摆脱。

“叮咚”,有消息!却不是来自期待之人。瞬间跌宕的失落,如缕不绝的厌烦。一边煎饼,一边在手机上处理琐事,因为心不在焉,煎饼简直变得焦头烂额。更严重的问题是,因为心猿意马,瞬间丧失掉了煎饼的乐趣。

因为被自己搞砸的煎饼,更因为心的不自在,我感到心烦意乱了。为什么要对他人产生期待?为什么不能摆脱情感依赖和对他人的期待?就像冬天冲澡时,花洒里的水还没有变凉前就结束洗澡才算明智之举。事实上呢,大多数人沉迷于热水的舒坦,贪恋下一秒、再下一秒依然是热水,一直拖延到热水开始变凉?乐趣来自专注,拒绝诱惑、屏蔽杂音,为什么总是很困难?之所以感到困难,似乎因为缺乏强大的意愿。不是能不能够,而是愿不愿意的区别。

有些事,其实不需要特意学习的,只需思路打开,自然而然,也是天然就知道一步步应该怎么做。他山之石,多属技巧。譬如煎文蛤饼这种事,也不需要去学的,因为这根本就是天然能够了然于心的事嘛。难道不是吗?起初两批文蛤饼油放多了,发枯,咬起来蓬松,但没有记忆中文蛤饼的那种味道。小时候,每到七月半,烧经祭祖,桌上总有文蛤饼。被评为天下第一鲜的文蛤,可以用来炒鸡蛋、炒莴笋、余人冬瓜汤,都非常鲜美。最鲜的,还是做成饼,文蛤的海鲜味被压在面饼中,咬一口,啧啧香。

灵感闪现之际,我将一块煎熟的文蛤饼从油里捞上来,用铲子背面将它压在锅壁,将油沥出,煎饼也由圆凸形改为扁平状,口感因此变得紧实。出乎意料的是,咬上一口,记忆中文蛤饼的味道出来了,虽然程度还差了一点。实在没想到改变食物的形状、味道、口味,也会随之改变。但事实就是如此。电影《刺猬的优雅》中,中年寡居的看门人荷妮和 小女孩帕罗玛品尝黑巧克力,她突发奇想改变咀嚼方式,巧克力就像改变了一种味道呢。

有一些事情,兴致勃勃地开篇,还没完成,会忽然意兴阑珊起来,然后只想尽快做完它,就像尽快完成别人布置的任务。印象中,没有哪一部电视剧接近尾声时不是仓促收场的。迄今为止,很少有电视剧看到剧终时,能够留下余音袅袅、意犹未尽的兴味。

当最后一只文蛤饼出锅,我悟出重要的一点,说起来其实是老生常谈:煎文蛤饼,要有耐力,要有腰力。另外,不管有事没事、有消息还是没消息,始终要让自己保持住一份“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”的心境。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